皇清經解

D 12
478
151

改20
1/1

門 12
號
卷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甘誓第四　虞夏書說文墨子皆謂之夏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

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說文三篇言部曰譥咨也譥咨者今之嗟字也

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正釋文曰徐音征玉裁按此舊音也古耕清部字皆有平無上去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說

天用剿絶其命

剿唐石經及各本誤作勦今改正

說文四篇刀部曰剿絕也从刀巢聲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釋文剿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剿與玉篇切韻同釋文

原本當如是子六反之音猶存於集韻一屋但依新定釋文

誤改其字作勦耳玉篇剿子小切絕也一作剿同今本猶爾

所云切韻即謂陸法言之書切韻勦絕也子小切剿同出說

文蓋馬本作剿即剿字之異者徧包謂剿爲古文而改爲剿

亦無非是而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楚

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剿字此序例所

謂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而不知徧

包巨謬非可附和也開寶中依徧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剿

爲勦復將馬本作剿之剿改爲巢重紕地諺不可讀矣玉篇

廣韻多有仍舊之美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絕至集韻

之修乃於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訓截也羣經音辨力部亦云

勦絕也益惑於新定釋文也

廣雅勦勞也曹憲注辨禮勦說从刀左傳勦民从力甚明

曲禮無剿說今俗云剿截謂不顧其通截而取之與說文義

合鄭注剿猶摎也則讀剿同摎摎皆斂也曲禮釋文初爻

反一音初敎反釋文意讀同鈔非也當讀子小反

史記夏本紀作勦亦是誤字

又按剿字見王莽傳莽拜部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

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

此實用尚書剿絕字也師古曰剿截也

又按說文水部濿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勦之誤勦與刀部所引不合蓋淺人以今之尚書改之也或曰古文尚書有別本馬本作勦是也

今予惟共行天之罰

共唐石經及各本作恭此依衛包改也今更正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子共行天之罰也

殷本紀今子維共行天之罰兩見翟義傳共行天罰兩見字皆作

漢書王莽傳共行天罰召誥用共王

共與尚書合師古皆讀曰恭誤也恭傳共行天罰誅莽師古讀曰供供乃恭之譌

白虎通三軍篇尚書曰命子惟恭行天之罰玉裁按命字蓋

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與其所作漢書兩都賦皆不合

玉裁按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如允恭象恭同寅協恭皃曰恭乃弗克恭厥兄惟御事厥棐有恭惟恭奉幣作周恭先厥恭寅畏罔丕惟進之恭皆是也共奉之字不作恭如甘誓共行天罰不共命殷庚上各共爾事殷庚中顛越不共殷庚下共承民命敢共生生牧誓今子發惟共行天之罰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徽柔懿共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萬民惟正之共孔之共君顧大弗克共上下嗣前人共明德棐誓無敢不共孔傳多訓爲奉或訓爲供待皆是也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儻古文尚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

回訓爲奉乎尚書全經言恭者何以不皆訓爲奉乎周禮全經供字皆作共詩溫溫恭人敬恭明祀溫恭朝夕字皆不作共小雅靖共爾位鄭箋共具也則非恭字也表記引作恭大與詩不合雅克共明刑虔共爾位毛傳皆云共執也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云或則僅見之事也昏椓靡共鄭箋無官共其職事者毛詩恭共分別亦如是爾雅釋故供時共具也供共竝出共者供之假借字惟左傳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其共也如是襄十三年君命以共與僖四年王祭不共字不分則鄭君所謂古之恭字或作共者據左氏言他經不爾也衛包誤認共恭爲古今字遂改尚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原本各篇皆當有共音恭之語至開寶中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

義例雚藴於終古矣

又按說文三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八篇人部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龔尚書甘誓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敬之謂也宋次道家古文尚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者所爲適與僞包意見合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夏后相啟孫氏詒穀校定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高誘注曰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文選卷五十作恭誤也吳志
三嗣主傳注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玉裁按
此用龔字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注尚書曰予惟
龔行天之罰
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
王業也李善注云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李賢注曰尚書武王曰今予
惟龔行天之罰玉裁按李善李賢所據尚書皆作龔字也善
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尚書作共必引書而明之曰共與
龔同然則唐初尚書本實有作龔者假令龔卽恭字則下文
允恭乎孝文何以不作

龔子

荀悅武帝紀四立皇子閎爲齊王策曰烏呼念之哉龔朕之
詔漢書武五子傳作共義同謂奉朕之詔也師古注非史記
三王世家作恭則淺人所改也
又按漢書恭敬字皆不借共惟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昔唐
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此益班
氏所據論語作共己正南面如魯論車中內顧班用古論不
曰顧之類師古當云讀曰供奉也乃云讀曰恭亦誤
又按秦和鍾銘龔寅天命言奉敬天命也通雅云卽恭寅非
又按龔給龔奉義本無二龔亦可作供而古經多假借共字
唐已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專用供是以惟正之共

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敢不共孔訓供待者皆經改爲供字而其餘訓奉者以奉與敬義略近盡改爲恭字此其大略也又按漢書多以共爲供給字如王莽傳一篇中曰輔導共養以安宗廟曰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曰不能共事天地曰大不克共上下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曰共行天罰曰共卿工卿曰吕自共給其訓皆奉也其音皆平聲師古注或讀曰供或讀曰龔或讀曰恭或音恭全無確見其言讀曰恭者乃衛包之先路也凡古言讀曰者皆易其字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作恭不作共而甘誓牧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皆作共不作恭可見自古分別今文尚書古文尚書所同也

左不攻于左

攻墨子明鬼下篇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他

女不共命

孔傳釋以奉我命知經文本作共衛包改作恭非也墨子夏本紀皆無此女不共命

詩閟宮正義引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字皆作共此衛包以前本如是周禮條狼氏疏引甘誓皆作恭則天寶已後所改也

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攻墨子作共

御非其馬之正

小雅出車箋御夫則玆益憔悴憂其馬之政玉裁按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葢孔以正馬釋政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墨子御非爾馬之政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文十三年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戮于社

按蔡沈本作不用命與唐石經異

予則奴戮女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許氏說文用此說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玉裁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尚書之奴爲奴婢假令如今本尚書作孥則司農何至釋爲奴婢故知孥是俗字衞包所改尚書原文只作奴也今蘇州呼己所生及奴婢皆曰男女是古者通名奴之理也

詩小雅樂爾妻帑傳曰帑子也正義曰左傳曰秦伯歸其帑
書曰予則帑戮女皆是子也玉裁按唐初孔傳本或作帑尚
屬六書之假借至衛包改作孥則斷不可從矣古時字少尚
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奴
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
迓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帑爲孥
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戮女
唯不用命者戮此辜矣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
爲帑此字俗加巾非也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玉裁按莽所用者
今文尚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尚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
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
作奴也
又按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奴相坐律令應劭曰奴子也秦法
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奴讀與帑同假借字
也玉裁按此可證古字作奴不作帑今本既依顏說改正文
之奴爲帑則又將注中奴帑字互改而不可通矣爲正之如
此
又按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可證詳見
湯誓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
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

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
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
僇于社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
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
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按史記作帑淺
人所改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一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二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

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
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
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文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
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尚書祇作湯曰古文尚書作
王曰
又按殷本紀作湯誓之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
乃云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是湯未敗桀之前已稱

王矣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玉裁按此殛字亦當爲極詳洪範多方

稱當是本作偁衡包改之詳牧誓殷本紀作舉訓故字也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

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玉裁按傳不言於

夏邑則各本夏字賸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

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駰引孔

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文尚書古文尚書皆

無夏字淺人據正義妄增之今刪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

其如台

殷本紀云女其曰有罪其奈何此以奈何訓如台也高宗肜

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亦皆作

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

史記爲長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

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

之也正用尚書句法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

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

又按殷庚上卜稽曰其如台如台如何也與湯誓西伯戡黎

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不順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
率割夏邑謂桀也枉商邑謂殷也
割殷本紀作奪此今文尚書也邑殷本紀作國此以訓故字
代之也說文六篇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
商國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亾
曷當是本作害衞包改之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亾趙注湯誓尚
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
欲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亾我與女俱往
亾之玉裁按害趙亦讀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爲大趙

注全非尚書經意亦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亾不貫尚書
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亾哉史記集解文選西征賦注皆有此句日亾吾亦亾矣史記亦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亾今
文家說得其實而僞孔傳朱氏孟子集注尤帖妥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觀湯自俾予一人則篇首俾王志其實也
殷本紀予其大理女錢氏曉徵曰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
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玉裁按徐仙民古文尚書音
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爲一類亦同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奴各本作孥今更正詳甘誓

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古文誓字云予則孥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玉裁按此條除孥子之孥外必盡正爲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尚書之本作奴矣其實孥子之孥兩孥字亦當正爲奴古子女奴婢統稱奴其既也假孥爲奴子字其後又製孥字爲之詳見廿誓至斬字見汗簡瑒字見辟宣書古文訓豈唐初尚書已有是與斬者斬之譌古假斬爲誓也瑒者參之譌古假參爲戮也

中論賞罰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按此作孥亦校書者所改也

殷本紀曰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

玉裁按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共廿三字予維聞女眾二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古文尚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古文尚書則少複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之字數不同今可攷者多矣

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得此逸禮逸書春秋左氏古考學官所傳經句絕或脫簡傳衍字或閒編脫簡即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竟反文選作或脫簡或脫編無傳字玉裁謂無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依漢書湯誓正閒編之

一證

又歆移書曰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小顏未注考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然則桓公即桓生知逸禮者也儒林傳曰貫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則貫公知左氏者也儒林傳又曰孔安國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則庸生知逸書者也

或曰傳字非謄經謂書禮傳謂左氏也玉裁曰非也上文云以考學官所傳學官所傳絕無左氏傳以古文禮考學官所傳之十七篇以古文尚書考學官所傳之廿八篇以古文左

氏春秋經考學官所傳之公羊春秋經穀梁春秋經皆得以知其脫簡闕編若有傳字則不可通矣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二家經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二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盤庚上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殷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玉裁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漢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正作般五經文字曰石經舟皆作月

呂氏春秋殷作鄗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

孔傳籲訓和與立政召誥籲訓評不同孔意籲音同籲籲音同籲

同籲說文籲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故訓爲和攷說文九篇頁部曰籲評也从頁虐聲讀與籲同商書曰率籲衆戚

未審許意謂籲爲假借訓和抑爲本義訓訏也孔傳要必有所本

戚衞包改爲慼俗字也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

劉說文作鐳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玉裁按僞大禹謨萬邦咸寧釋文寧安也說文安寧字如此寧願辭也此未改音義也開寶中因衞包已改經文之寧爲寧遂改釋文大書寧字爲寧改小字曰安也說文安寧如此願辭也使學者勞精竭神而不能讀會謂李昉陳鄂輩之不

通一至於此宜孫宣公之急請旨原本與新定本竝行也今所存虞夏書絕無寧字至商書般庚此句始見蓋尚書通體衞包旨前皆作寧今仍寧不改者彼此容有參差且他經皆作寧學者知說文之說則善矣不在紛更字形也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剛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

說文頁部曰顚頂也木部曰槙木頂也一曰仆木也玉裁按顚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仆木之解詁訓之法舉一顚字而顚倒之義見

釋文曰蘖本又作枿

說文七篇乃部曰㠯木生條也从乃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㠯枿古文三篇木部曰㯻伐木餘也从木獻聲
商書曰若顚木之有㠯㯻或㯻字也从木辥聲不古文㯻
也从木無頭桪亦古文㯻汗簡古文四聲韵作㯻楷作桪
牽之省見說文羊部玉裁按古文言由枿是以集韵作桪拿即
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
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㠯古文作由作㠯爲
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枿之
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
津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㠯猶將

復㠯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寅位也故曰
猶將復㠯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
其宜也詳由儀之由當作㠯與由庚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以生訓由以宜訓儀惠定宇說與商書左傳合商書
古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㠯徐鍇云說文無由字葢古文省
乃而後人因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如其說則㠯字下不當曰
由聲凡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㠯省聲非也說文水
部之油木部之柚邑部之郵山部之岫宀部之宙肉部之胄曰部之
胄辠部之宙言部之詶心部之惆彳部之徜竹部之笛皆曰由聲說文自有
由字不知枉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言由

柍五字正說文有由字之證而楚金刪去以證其說文無由字之肊說許云古文言由則作曳之爲歐陽夏侯尚書憭然也漢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正與此曳古文言由同言猶作也近人不知此恉乃謂作曳者爲眞古文尚書作由者爲僞孔本矣說文马部引商書作柍木部引商書作櫛乖異者蓋柍本作櫛轉寫從俗作柍耳或云柍卽梳之譌體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女衆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王曰嗟汝眾玉裁按裕者格字之誤子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傲當是本作敖衞包改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譒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譒告之挼此壁中故書也說文譒訓敷播訓種皆本尚書而播訓布爲別一說

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民用足利古本作民由

今女惪惪

惪衞包改爲晐開寶中李昉陳鄂等又改釋文之惪爲晐攷說文十篇心部曰惪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昏聲商書曰今

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凡言讀爲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說文乃字書故有讀如而無讀爲經注則讀爲讀如二者錯出也慤音同聒非訓聒也假令云讀爲聒耳之聒則易其字而義亦從同下不云難告之兒矣孔穎達衛包妄認慤聒爲古今字不知小篆从心作慤古文从耳作聲皆謂耳不冓聽心不冓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叔重仍之慤聲字與聒字絶不相涉汗簡云聲古文聒字出尚書此可證汗簡之說皆出衛包妄改以後說文云聲者古文慤未嘗云古文聒也蔡氏仲默訓聒聒爲譊譊多言五百年來墨守其說包之遺毒有如此者

集韵十三末云慤通作聒此惑於天寶後之尚書也

女慤慤女作汝者誤此古文尚書也又曰古文从耳作聲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尚書作慤故釋文大書慤慤注云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本釋文係開寶妄改之本大書字作聒聒則其注當云說文作慤不得誣說文作聒聒於此信開寶依衛包所改無疑也玉篇心部云慤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聲無知皃廣韵十三末云慤愚慤無知此皆用孔無知之貌爲說然則馬鄭王孔本皆同說文作慤甚顯白尋衛包之妄改慤爲聒者以正義引鄭注云慤今本正義改作聒讀如聒耳之聒慤今本正義改作聒聒難告之皃夫鄭云難告之貌與許馬王拒善自用之意僞孔傳慤慤今本改作聒聒無知之皃皆言其不可敎訓不知話言絶非多言讙聒之謂謂讀如聒耳之聒

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荒茲德惟女合德不惕子一人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玉裁按卽般庚不惕予一人也古文尚書作惕今文尚書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敭也曹音施失異反敭亦豉反及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爟讀如子若觀火之觀玉裁按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易其字則義如所易之字易其音則義如本字說文解字但明音讀故有讀若無讀爲漢人注經必兼明音義故讀若讀爲皆有之此云讀如子若觀火之觀謂爟音觀而已下文云今燕俗名湯熸爲觀則爟火謂熸火與言湯熸可呼觀則火熸亦可呼觀故知爟讀如觀音也據鄭爟在平韵古丸切自唐初作正義時不知讀爲讀若之別或轉寫譌亂或不得其說此條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徙而匿情者子若觀熸也我有刑罰如熸火可畏孔安國以觀爲視與鄭義異賈說全非鄭意

子亦拙謀作乃逸

說文十篇火部曰烳火炎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烳謀讀若巧拙之拙玉裁按火炎也玉篇廣韵集韵所引皆同類篇引火不炎也誤衍不字不足據也許所據尚書作烳當是壁中古文假烳爲拙如假敓爲好假佸爲桓桓取其同音而

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拙近注尚書者或皮傅周禮注以釋觀火皮傅說文以釋拙謀皆非

玉篇云烳火炎也鬱也上也字衍當作火炎鬱也放集韵六術云烳爩煙皃九迄爩字下云烳爩煙出也玉篇爩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烳火不光也近是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說文十三篇糸部曰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勑篇合

女克黽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

不畏死毒于遠邇惕農自安

魏志裴注惰作墮

不昏作勞

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昏爾雅昏昏皆訓强故兩存玉裁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昏勉也是則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爲昏故或一本作昏文選册魏公九錫文嗇民昏作李善注作弗昏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裴注作不昏作勞張衡西京賦亦云昏于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也昏訓强固可通而鄭必讀爲昏訓勉者必求其音義親切也鄭爲密矣

康誥敬不畏死傳曰敬强也正義曰敬强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按盤庚作昏依此正義則康誥經文亦作昏說經者

讀爲敔衛包乃遂改昏作敔

立政其在受德敔傳亦訓强據正義亦當本是昏字

周禮大司寇注民不愍作勞按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民聲

古音在第十二部昏从氏省不从民誤認爲民聲作昏故唐

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從民也諱昏作昏而適合

古矣昏聲與民聲字音韵亦多誤不昏作勞竟爲不愍可證

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釋文越本又作粵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憸民

說文十篇心部曰憸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商書曰相時憸民

按商書二字各本作詩字今訂正相時憸民卽相時憸民也

隸釋所載石經殘碑作散散卽散也古文尚書作憸枚氏古

文尚書作憸今文尚書作散憸與憸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

心从冊小徐作从心冊聲訂以女部姍字下曰从女刪省聲

則此亦當爲刪省聲轉寫譌脫耳刪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

爲說文音者因今尚書憸在閉口部遂讀憸亦息廉反殊失

古意

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命何及相闕　散下闕　按此今文尚書

也何及之上作命憸作散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

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指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鄉衛包改爲嚮今更正

其猶可撲滅

春秋隱六年左氏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玉裁按惡之易也四字蹊栝上文女不和吉言已下七十餘字益以其詞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大意總言孽不可攘說尚書者乃竟謂此四字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女曷已下三十字爲一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槃牙尚書斷無此等語句亦絕無也字乎

引經有蹊栝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是也有蹊栝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蹊栝全文者如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也詳康誥

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迟任有言曰

集韻六脂曰迟侍夷切迟任古賢人書迟任有言玉裁按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蓋自衛包改尚書之迟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集韻據未改本仙民

侍夷之音與直疑不同蓋相傳舊讀故陸氏兼錄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不甚別此又可據集韵以正譌字也

集韵此音別於陳尼一切

說文辵部遲或从尸作遟般庚作遲自是古本如此

匡謬正俗曰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按顏所據本作遲與陸本不同而夷音又陸所失載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風俗通義窮通篇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

石經尚書殘碑言曰人維舊（闕二字）殷舊（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惟作維舊上無求字求作殷古殳支通用殷卽殷殷卽求字周官故書正日景救地中杜子春云救讀爲求是也說文

亦引堯典勞殷侈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釋文掩本又作弇

五經異義曰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見詩大雅文王正義多不字掩作絕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司勳注般釋文作般是注疏作盤非也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般傳曰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尒祖其從與享之

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云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志

王伯厚㦸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

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注老弱皆輕忽之

古文尚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注老弱皆輕忽之

意也僞孔傳與鄭注本同孔傳老成人三字爲經文老侮張

本非孔作侮老成人也唐石經作老侮不誤今版本作侮老

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就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按傳云不

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正義

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

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

言是老侮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

卑弱輕易之也今版本譌亂爲正之如此

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

臧氏鏞堂曰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皇比之室杜注弱侵

易之此弱孤有幼之解也

足利古本汝亾老侮老成人此益於既誤侮老之後又訂增

老字於侮字上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此六字亦見東觀餘論毋流

下闕此今文尚書也無作毋老作翕弱作流翕侮猶狎侮也

翕益狎之假借字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爾雅釋故猷已也然則作猷猶作輟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漢書王嘉傳上下詔封賢等因曰切責公卿曰書不云乎用
德章厥善彰作章

邦之臧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爾雅釋言逸過也郭注書曰汝則有逸罰玉裁按此當引般
庚惟予一人有佚罰記憶之誤涉紫誓篇而云尒逸佚失古
通用

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
一人是有逸罰

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

共孔訓奉與甘誓收誓同衛包改古應改為供字則猶不失
字說而妄改為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刪去釋文
共音恭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　石經正作共然則今文
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齊乃位度乃口

釋文曰徐如字亦作渡按渡疑敶之誤紫誓杜乃擭亦作敶
傳云以法度居汝口按古度訓居既釋以法度又釋以居不
辭疑釋文本作度云徐如字亦作宅

漢石經尚書殘碑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下闕按此今文
尚書也下乃作爾

詘及爾身弗可悔

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黃氏易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必亦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葢書序云作般庚三篇般本紀亦云遷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攟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盤庚中第七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釋文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按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也

其有眾咸造勿褻

釋元應眾經音義卷十五媟嬻條下引尚書咸遭忽媟孔安國曰媟慢也傷也玉裁按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媟褻葢衛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

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

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

畎御包改作慼今更正

鮮以不浮于天時

石經尚書殘碑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按此今文

尚書也戚作高黃氏伯思東觀餘論亦載保后胥高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

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

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不憂朕心

之攸困

石經尚書殘碑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按此今文

尚書也女作爾邦作國多今字凡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

古文尚書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其壁藏之本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

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石經尚書殘碑其或迪自怨下闕此今文尚書也稽作迪怒

作怨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今其有今冏後女何生在上

石經尚書殘碑永勸憂今其有今冏後女何生下闕此今文

尚書也誕作永按誕从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東觀餘論

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較多邪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玉篇是部踦居綺丘奇二切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曲迂避

也玉裁按此引尚書倚作跂僻作避當是顧野王本與唐初本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沖遠正義的是倚字說文跂戾足也文選陳琳檄豫州注引作戾今本作一　廣韻五支曰跂胸跋也則跂有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強似顧本爲善

予御續乃命于天

臣謬正俗曰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作於誤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仙音詩玉裁按此唐初本作御之證唐石經已下作迓者衛包改也釋文云迓五駕反者開寶間改也訓迎之字本作訝其作迓者又訝之別體說文所無也凡各書用字有例如毛詩鵲巢古文尚書殷庚上昏姻誓儀禮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　春秋穀梁傳跋者御跋者御跋者御眇者御眇者刖子遇駭鹿御而擊之

字皆作御惟周禮作訝此其大例也御訝古音同在第五部

子豈女威用奉畜女眾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石經尚書殘碑之勞爾先子丕下闕玉裁按洪氏不云孔作丕疑本是不字版本誤不但錢唐黃易所藏揚本正作不字則是今文尚書作不也　丁巳十二月黃氏丕烈校隸釋舊抄本作不與近抄及汪刻異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石經尚書殘碑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罰疾曰下闕此今文尚書也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子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共罰女女罔能迪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

石經尚書殘碑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此今文
尚書也戕作近女有近則在乃心亦見東觀餘論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乃
祖乃父

唐石經乃父作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詰誥聱牙固當如是曰作丕刑于朕孫

唐石經朕孫作朕子孫多子字足利古本亦有子　顧氏亭林謂誤王氏鳳喈曰玩傳作大刑于我子孫似本有子字後人傳寫誤脫也玉裁按傳多增字是利古本往往據以增經正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曰申自可統乃父在內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烏呼今子告女不易

石經尚書殘碑興降弥永於戲今子　下闕此今文尚書也崇作興弗祥作不永烏呼作於戲今子告女不易永古音讀如羊祥亦讀如羊

易釋文以豉反鄭注云不變易則於今韵讀如字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石經尚書殘碑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下闕此今文

尚書也分作比猶即猷設作翕東觀餘論亦載女比猶念以

相從各翕中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共

今本作不恭衛包所改也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依衛包

刪之也僞孔傳曰不共不奉上命也考傳凡訓奉者其字皆

作共讀爲供甘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無遶惟正之共皆

是左氏正義謂尚書作恭其所據尚書非善本也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春秋哀十一年左氏傳五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其有

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王裁按二乃字

一作其一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此

或當時所據尚書不同或本同而隸楷之皆未可定吾友江

氏叔澐乃遂據左刪書康誥亦據荀卿刪改與前文據左增

惡之易也四字其失一也叔澐謂孔本尚書皆僞孔所妄增

改故凡有不同者寧他從而不從孔愚竊以爲不然僞孔於

衛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衛賈馬鄭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

知爲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廿五篇令天下信其眞安

敢將卅三篇啟天下疑其僞也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

僞造之廿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益稷分篇出於遷

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堯曰按當作帝曰小有刪增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誘人疑也況釋文序錄曰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遂遂舉馬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槩略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如殷庚康誥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略之也釋文經開寶刪節正義不由舊乎學貴深思尤戀專輒以質江君非云好辯若劉子駿所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者則吾不敢　史記五子胥列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滅之字正與古文同又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接殷庚既此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

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尚書殘字殷庚篇卅字其或迪自怨一行之勞爾先予不一行能迪古我先后一行與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般庚既一行庚字僅可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六十字堯曰篇廿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玉裁按此眞漢石經殘字也外此又有無錫人依隸釋僞造者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四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五

古文尚書撰異

盤庚下第八　商書

盤庚既遷

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空一殷闕一既下闕

眞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石經尚書殘碑衆曰女悤台民勘建大命今我下闕按此今

文尚書也無戲怠三字作女悤台民四字懋作勘子作我古

悤無通台怠通懋勘通勘古音同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尚書正義卷二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夏侯等書句絕宅嵎夷此謂夏侯古文爲宅嵎鐵之誤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柳谷夏侯等心腹腎腸古文曰憂劉剡古文云臏宮劓割頭庶剡夏侯等是鄭注不同也玉裁按此四條皆冠之以夏侯等書四字宅嵎鐵柳谷優賢揚臏宮劓割頭庶剡皆夏侯等書也自閻氏百詩已來皆誤讀而五易之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簪於揚歷張載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按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恙也

魏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亟聲于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玉裁按裴氏於此篇鳴鳥弗聞引尚書君奭曰云云鄭元曰云云於命東序之世寶引尚書顧命曰云云注曰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而此條獨分別之云今文尚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侯之命盤庚皆爲古文尚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歐陽曰尚書於孔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尚書范氏後漢書體例尚如此裴氏正與相反益古文尚書盛行遂易其傳焉爾但言今文尚書曰而不言何篇略之也裴氏時歐陽夏侯書已亾度裴所引卽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麻試也此今文家語裴演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系諸鄭注誤矣

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國三老袁良碑優臥之寵此皆

用今文尚書也說文曰臤古文以爲賢字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石經尚書殘碑凶德綏績下闕此今文尚書也嘉作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石經尚書殘碑今爾惠朕闕一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闕此今

文尚書也多今字謂作惠震作祇東觀餘論亦載爾惠朕曷

祇動萬民以遷十字洪氏所無疑黃氏朋補凡曷字古

今文尚書皆作害其作曷者皆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

害弗夾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

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愼如是

般庚曷字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末反乃害何末反之改

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共承民命

共傳訓奉衞包妄改爲恭宋陳鄂又刪釋文共音恭之語而

古義蕩然矣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共承嘉惠今俟罪長沙亦

如此解漢書賈誼傳作恭張晏訓恭爲敬自是史漢之不同

裴駰於史記引晏注非也史記全書凡恭敬字皆從心不作

共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說文二篇辵部曰遹至也从辵聿古字弔與遹同也正義

曰弔至靈善皆釋詁文浦氏鏜云靈善不見於釋詁玉裁按

今爾雅作令善也鐘鼎款識多以靈冬爲令終安知唐初爾雅本令不作靈乎又安知不令靈皆有而脫靈字乎孔沖遠等所據本未必與陸德明本同鄭氏箋詩亦云靈善也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釋詁云宏墳大也尚書作賁傳亦訓大賁與墳同也衞包不改賁爲墳則古文尚書亦有幸不罹厄之字烏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孔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正義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玉裁按隱括即檃栝也說文六篇木部檃檃栝也从木㥯聲一曰矢栝檠弦處檠字不可通當作檃或作隱古多以隱爲檃方言所以隱櫂謂之

檠郭注揺楫小橈也江東又名爲胡人按楫以索繫於檠而後可打音頂是檠者所以檃其櫂也檠即今之檠字如橋即今之喬字也莫愁曲云艇子打兩槳本謂小橈近人乃呼楫爲槳古今轉移多類此矢栝者所以檃弓弦之處凡矢端爲栝弦會也栝旁曰叉形似叉也又即謂其牝成國細分之耳禮記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字从才同音也或从竹作筈古安穩字不作穩又不作檃而作隱尚書緩爰有眾鄭注曰安隱于其眾也梵書云富樂安隱凡物未有不檃栝而能安者尚書大傳子贛曰夫檃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檃栝者所以矯前曲木之具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檃栝晏子春秋亦云隱揉

藥之於攻箭箸之於弦憂患之於人皆有節制之用孫卿子議兵篇劫之以勢隱之以阨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此隱讀爲槷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梧其民於隘狹之法此說是也說文言隱槷梧者舉矯曲木之械言之矢梧隱弦處者偏舉矢梧言之義之展轉引伸者也

予其懲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

石經尚書殘碑乘哉予其勖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予下闕此今文尚書也隱作乘懲作勖

敢共生生

共孔訓奉衛包改爲恭

鞫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高宗肜日第九　商書

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玉裁按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見釋文張平子思元賦展泄泄以肜肜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泄泄與肜古字通後漢書馬融傳豐肜對蔚豐肜即豐融也攷方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誼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即丑林切之肜字也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從肉既無據從舟亦音韻絕遠蓋即說文丹部之彤字彤徒冬切彙韻

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殷字亦譌作殳之類無煩議改彤爲融也　唐石經尚書爾雅字皆作彤五經文字舟部之彤也張參曰石經變舟作月變肉作月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必曰於訓之于於古今字也攷魏三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載文侯之命作粵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粵三日丁亥然則古文尚書作粵不作越詩周頌對越在天毛傳越於也越以同音假借益古文尚書別本作越未必衛包所改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漢書孔光傳對日蝕事曰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後漢書律厤志元和二年二月下詔引書惟先假王正厥事漢書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王裁按此今文尚書也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亦作天既付可證史記殷本紀作天既附命正厥德付附蓋古

今字音義皆同裴駰集解輒引孔傳天以信命正其德信自訓孚不訓附也索隱曰附依尚書音孚皆未知古文今文之不必同耳

隸釋尚書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罰天既付 孔作孚 ○下闕玉裁按隸釋俗本改付爲孚改孔作孚爲孔作字

乃曰其如台

如台殷本紀作奈何台訓何不訓我也

烏呼王司敬民

司殷本紀作嗣此今文尚書也九經古義曰古嗣字皆省作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

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釋文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開寶前未改本如是馬謂昵是禰之假借也正義曰釋詁云卽昵也孫炎曰卽猶今也昵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昵而來遠是昵爲近也按此可證經文作昵傳文作昵近也正義引釋詁疏之所謂古文讀應爾雅也其下文云昵與昵音義同則正義謂昵同昵以曉晚近假令經傳作昵何必爲此詞費哉尚書及釋文經天寶開寶改竄而正義有由舊相矛盾者如此篇昵字梓材斁字文侯之命旅字秦誓員字牧誓御字禹貢旂字之類是也

羣經音辨曰尼近也乃礼切書祀無豐于尼又女乙切玉裁按尚書本作尼衛包改作昵開寶開改釋文之尼爲昵賈氏據未改之釋文爲此條集韵五質尼近也又十一薺昵近也通作尼此皆本尚書爾雅音義也

無豐于尼殷本紀作毋禮于弃道此今文尚書也集解用孔傳誤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六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西伯旣戡黎

釋文巳伯亦作柏惠氏定宇曰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玉裁按漢書古今人表伯字皆作柏

釋文曰戡音堪說文作戕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玉裁按說文十二篇戈部曰或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旣戕黎蓋壁中本作戕後易爲戡或易爲堪如左傳昭廿一年王心弗堪漢書五行志作王心弗戕甚聲今聲古音同在第七部非戕爲本義戡堪爲假借也爾雅釋故曰堪勝也郭注

引書酉伯堪黎尚書正義引爾雅作戡古音勝任之勝與勝
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讀
之可見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李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龕
勝也疑李所據尚書作龕然攷謝元暉詩酉龕收組練李注
云尚書序曰酉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據
此則述祖德詩注不若此之分明唐初尚書本固皆作戡也
黎說文作鼏六篇邑部曰鼏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秬
聲秬古文利商書酉伯戡鼏玉裁按說文此戡字蓋本作戕戈部
黎字蓋本作鼏皆後人改也古文尚書作鼏後易爲黎今文
尚書作耆亦作飢亦作阢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今川本作戕當
是惠氏所改耆周傳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史記殷本紀曰西伯

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周本紀曰明年敗耆
國徐廣曰耆一作阢此皆今文尚書之證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

殷本紀無天子二字

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王符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格人作
假爾此蓋卽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尚書本然
然史記作假人論衡卜筮篇曰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稀
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
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
文尚書同也爾字恐有誤假格古通用

徐廣史記注曰元一作卜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戲殷本紀作虐

故天棄我

棄唐石經及史記作弃皆唐避世字也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殷本紀不虞知天性今文尚書多知字也王氏鳳喈云翳僞

孔傳文似僞孔本亦有知字玉裁按非也僞孔竊取史記爲

注耳

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

論衡藝增篇曰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

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亾者夫言欲王之亾可也言無不增

之也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玉裁

按弗今文尚書作不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釋文曰摯本又作勢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勢至也从女埶聲周書曰大命不勢讀

若摯同玉裁按周書當爲商書之誤勢埶今本說文誤作

埶執聲非也埶在古音第十五部執聲則在古音第七部

壁中本作埶後易爲摯殷本紀作至故訓字也又詳堯典

唐石經旁添胡字於命不之間據說文則不應有也殷本紀

作大命胡不至後人依史記增入尚書耳

今王其如台

如台殷本紀作奈何故訓字也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

說文二篇𠂤部曰返還也从𠂤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玉裁按今本說文伊誤作甲惟集韻所引不誤返反古通用

曰烏呼乃罪多參在上

玉裁按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此條蓋經開寶中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篇𠂤部云𠂤力捶切累漸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含切玉篇所云正謂商書此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也蓋今尚書本作𠂤而孔讀爲參釋文當云𠂤七南反馬力捶反云累也罪多累在上未改本納當如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據孔本陸氏音義依孔作首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其條例云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讀參則必不載故知馬以累訓𠂤讀力捶反𠂤累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累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累字自兒石經尚書戡黎篇字作𠂤甚協謂爾罪多積累如丘山腥聞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它今千餘年遥溝正之尚書後案則多誤會

又案孔傳當有𠂤讀爲參之語如鳥讀爲島之比此等疑衛包併刪之

羣經音辨累劣僞切引書終累大德此用未改釋文也凡古積累上聲負累去聲字本皆作累累古音在十六部纍古音在十

五部後人改棄作累或疑累爲纍之省此大誤也

唐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葉氏大慶古今質疑曰當作積十一錢得輕重大小之中沈存中筆談曰參乃棄字傳寫之誤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阮又作耆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古文尚書父師今文尚書作大師

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大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鞉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辛時而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大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

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
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
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
卽大師摯少師陽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
則載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尚書說也古文尚書說
乃云父師箕子少師比干鄭君僞孔皆用此說江沅案摯字
又从執益兩
存其體也
說文从執此

般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宋世家作有今文尚書也詳無逸篇亂宋世家作治

我商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酗宋世家作湎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

也亦作湎

用亂敗厥德于下

宋世家曰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益今文尚書多二字於
用字句絕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方興今文尚書當是作旁興宋世家作竝興竝著旁之故訓
也古音竝讀如傍

今殷其淪喪

宋世家淪作典索隱云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錢
氏曉徵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

農讀典爲殽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殽是典腆
與殽通

淪釋文曰徐力允反集韵本之上聲十七準曰淪縷尹切商
書商宋人諱殷字其淪喪徐邈讀凡釋文所載唐以前舊音集韵
蒐括無遺案郭氏佩觿曰拾如字音拾音涉級弟如字曰弟音但勞辟
如字爲辟頻世翻席其贅韵有如此者諸家以經史借用字加陸
氏切韵本爲王南賓存乂刪之黜竄未盡於今尚有據此知
陸氏切韵就其時南北所讀之音切於詞人韵語者采鑷成
書自是宜今非以攷古也後人指摘其與古音不合是猶責
裘以葛殊不曉事故諸家加字圭氏刪之乃至寶元集韵凡
經史子集所有殊音務囊括不漏好奇者作韵語則皆用之

毋乃近於童牛角馬與
荐涉大水其無津
玉裁按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字淺人遂以涯
字補入經文此正如亦言其有德或依傳於其下增人字朕
不敢有後或依傳於後下增誅字又曰時予乃或言或依傳
於言上增誨字也正義云其無津濟涯岸此依孔傳說無津
濟之涯岸作正義時經文無涯字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
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
漢津也尚書序師渡盟津正義曰於盟地置津謂之盟津見
於史傳者若延平津靈昌津黎陽津小平津白馬津棘津竇
津君子津自古評可渡處謂之津不聞曰涯也涯字古作厓

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爲水邊僞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爲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謂之津也楚詞江河廣而無梁語意略同經文津涯二字非三代時文理今刪涯還舊陸氏釋文涯字反語自爲孔傳設非爲經文設也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四尚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今版本譌爲尚書曰池水無涯

宋世家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玉裁按作舟航者蓋大叟公述津之故訓作津涯者後人依尚書改史記也說文灘水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橫兼二義則津字亦得

兼二義

厥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宋世家狂作往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

玉裁按裴駰引鄭注曰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釋文正義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尚書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

吾家耄遜于荒

釋文云耄字又作旄

經文六字宋世家作吾家係于喪按此今文尚書也其字既異其義亦殊

僞說命曰既乃遯于荒野語本此

今爾無旨告

旨唐石經已下皆作指以大誥有旨例之當是本作旨而或加手旁耳今更正宋世家指作故

顚隮

說文一篇足部曰躋登也从足脊聲商書曰予顚躋汲古閣刊說文增告字於子字上　玉裁按躋訓登亦訓隊俗作墜　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若之訓快皆窮則變變則通之理也隮者躋之或體而說文不收此等要不必改自從足正義引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陸德明本從手作擠誤若之何其

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記曰何居玉裁按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此讀如今本皆誤作讀爲蓋自別矣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姬將告女姬魚語女姬卽齊魯之閒語助魚卽吾字論語陽貨篇居吾語女居亦姬聲舊注非也又按商書存者七篇而湯誓曰夏罪其如台般庚上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肜日曰乃曰其如台西伯堪黎曰今王其如台史記如台西伯作奈何台之訓何不見於爾雅而有徵可信短言之則曰如台長言之則曰若之何其是微子篇亦有如台也何其卽台之反語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毒未世家作篤二字同訓厚也惠氏定宇曰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錢氏曉徵曰大宛傳其東

商有身毒國即天竺也竺古篤字

荒宋世家作邘邦宋世家作國

方興沈酣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說文二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耆長玉裁

按周乃商之誤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罰用

又讎斂

釋文曰讎鄭音疇馬本作稠斂也玉裁按依鄭音當是鄭亦

讀讎爲稠也釋文又曰斂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

劍反玉裁按力豔在去聲五十五豔力劍在六十梵宋人集

乃敗讎不怠罰合于一多瘡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說文二篇辵部曰退數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玉

裁按周乃商之誤壁中尚書敗字蓋皆如此作

商其淪喪我罔爲僕

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玉裁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有僕

傳云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𡍮恐此是古本作𡍮

析爲二字也今刪臣字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論衡本性篇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

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

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刻作孩其說如此也但古文尚書此

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今文尚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咎繇謨之多舜曰禹曰下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宋微子世家大師若曰已下無更端箕子者王子比干者云云爲追敘語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卽上文之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也蓋大史公用古文說與仲任所據歐陽夏侯尚書異

我乃顚隮自靖

釋文曰靖馬本作清謂絜也今之潔字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釋文曰顧徐音鼓惠氏定宇曰商詩韋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細衣云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鄭注云

寡當爲顧聲之誤是顧有上聲毛氏居正據宋禮部韻無上聲以駁徐邈來之得也玉裁按伐木二章小明二章雲漢四章顧皆在上聲韻今人自不知庶助等字古讀上聲耳泥於韻書之四聲猶泥於韻書之部分皆學古之大障礙也

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今女於是家保一云今女無故告予顚躓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亾殷國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 如去遂亾 此五字爲一句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雅大明鄭箋云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
牧野乃誓王裁按武字未必鄭所加史臣追加之如湯誓史
臣追加王字也詩閟宮正義引此序亦有武字 樂記注牧
誓曰至於商郊牧野

詩大明矢于牧野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
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玉裁按此
十七字皆鄭注也其下文云今古文尚書撰異 今本又不同者正義謂今本詩

與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尚書作牧不作坶許君說文土部坶字下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此乃壁中原文子國以今文字讀之改爲牧而所傳之本因之坶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書儀禮之有古文今文也徐邈牧一音茂者正爲字林坶音母比傳爲之相傳舊音也

坶一作晦此乃體之小異耳晦亦母聲也若玉篇云坶古文尚書作晦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

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以麾

釋文曰鉞本又作戉玉裁按作戉者是也今從之說文十二篇戉大斧也从戈𠂒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曰逿矣西土之人

爾雅釋故逿遠也郭注書曰逿矣西土之人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觀我生賦曰逿西土之有眾文選李善注兩引書皆作逿也據說文逖爲今字逿爲古字改今更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禮大宗伯職注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玉裁按此用牧誓文也賈公彥疏采之泰誓誤

史記周本紀友邦作有國今文尚書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

盧史記周本紀作纑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爾雅釋言傅舉也郭注書曰傅爾戈玉裁按今本尚書作稱此正如春秋宣十六年左氏傳禹傅善人見於玉篇者此古本也改作禹稱者俗本也葢亦衛包所改

又按說文序云其傅易孟氏子字下云人以爲傅是漢人稱謂字皆作傅周書傅爾戈東晉時本尚如此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釋文牝頻忍反徐又扶死反按未改釋文當如是如月令遊牝牾風騭牝皆云徐扶死反可證也開寶開不知古音乃改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列女傳七篇曰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顧氏亭林曰唐石經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

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墜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無是字

玉裁按受作紂者今文尚書也周本紀亦作紂

玉裁按凡今文尚書作紂凡古文尚書作受史記漢書無言受者正義曰鄭君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此鄭君尊用古文謂今文非是也僞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本鄭

注也馬融云受讀曰紂此依今文爲注也又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此馬廣異聞也紂與受非名也據馬鄭云號曰受號與名不同史記云帝辛天下謂之紂亦謂天下號以紂耳紂猶亂也紂與討同部討禂也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則周公以後因商紂立此文紂本非謚也

又按周書克殷解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孔注受德紂字也伯鄭云号受德所本然周本紀錄周書作殷之末孫季紂恐受德字未可信立政紹德受德一例不得云紹德爲号也

詩大明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徵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此鄭注全本呂覽呂覽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徵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史記作殷末孫季紂然則呂氏受德之說未可深信舍古文尚書而外他書皆言紂不言受同音異字耳惟史記周本紀云敗從殷王受此語在周書度邑解故作殷王紂又按檀弓微子啓若其孫行而立衍閻氏百詩云衍必微子嫡子之弟此說極是必如此而後檀弓可通漢書古今人表於第四等有微中在膠鬲商容師涓之間於第五等有宋微中注云啓子在叔虞子熊繹子伯禽子之間然則四等之微中啓子者別也自漢時說微仲固或以爲啓子或以爲啓弟故孟堅兩存之呂氏云長曰微子次曰中衍者亦未必是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棄唐石經作弃因中侣世字避從古文也

王父母弟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任父母弟未知今文家說

如何也攷周本紀牧誓亦作王漢時民間所得大誓大史公

徵引之有曰離逿其王父母弟集解引鄭注云王父母弟祖

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以此證之作王爲允

周本紀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今文尚書多家國

二字斷句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逋逃主萃淵藪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

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逋逃主萃淵藪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永此引書共

廿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小顏時現存何至憒憒指

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師古云下十五字非牧誓之辭以其上

文十字出今文泰誓則知其連引之十五字不更端者亦出

今文泰誓而非牧誓也今文泰誓小顏時現存何至憒憒指

牧爲泰惠氏定宇譏之誤矣 上十字見周本紀所引泰誓

下十五字周本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

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

古曰周書泰誓也按此益可證谷永傳注非誤此文從節也

志與傳所對是一事傳但云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問永永

對元年九月黑龍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如雨然則實因星隕有此對上文云因黑龍而問永誤矣成帝紀亦云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與志合則傳稱己未誤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舉漢儒所引異字以乃用其婦人之言爲牧誓之異文誤也

又按谷永所引泰誓是宗是長宗尊也牧誓孔傳崇亦訓尊豈古本亦作宗歟

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

甘誓共行天之罰傳云共奉也凡奉之訓其字皆作共而同供可音恭不與恭同也此牧誓語與甘誓同故孔無傳衛包改共爲恭開寶間又將釋文共音恭之語刪去矣凡古言共行天罰者皆謂奉行天罰史記漢書皆作共或作龔以別之如班固東都賦高誘呂覽注孫盛論吳主鍾士季檄蜀皆作龔龔者給也與供皆得訓奉共可讀爲供與龔而不可讀爲恭也凡言讀爲讀曰者皆漢人注經易其字之例非如讀如讀若之擬其音也漢書翟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師古皆云共讀曰恭是其誤始於小顏而衛包因之竄改聖經放棄古義矣孟堅果以共同恭則其所作賦何以云龔行天罰不作恭乎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樂記注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

此鄭以過釋訾也

藝文類聚五十九尚書曰今予發維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訾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弗訾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玉裁按共作恭誤字也兩不愆字皆作弗訾弗勝於不弗字至焉字爲一句戒之也訾者愆之籀文歐陽信本所據益善本也足利古本上不字作弗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勖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勖哉夫子玉裁按古音冒勖皆讀如茂是以般庚懋建大命今文作勖建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籲也勖讀許玉反非古音

尚桓桓

說文十篇犬部狟字下曰尚狟狟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如虎貔貅也从犬丘聲周書曰如虎如貔玉裁按此壁中原文子國既以今字讀之故同詩頌爾雅之桓桓矣而許君存其故書所作於此爾雅桓桓威也其字本無正字故或借犬行之狟或借亭鄀表之桓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上曲禮前有摯獸則戴貔貅注書曰如虎如貔說文九篇豸部曰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玉裁按此皆引古文尚書也許引書而釋之曰猛獸者古文家說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周本紀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不同之一也漢人皆習今文尚書故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封燕然山銘曰螭虎元

士典引曰虎離其師後漢書作離文選作螭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此皆用今文尚書而李善李賢章樵皆莫識其根據攷說文十四篇內部禽字下曰歐陽喬說禽猛獸也江氏叔澐尚書集注曰文選西都賦掩熊螭李善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歐陽尚書說唐初已不存李蓋於各家註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喬蓋即漢儒林傳之歐陽高字子陽者古喬高通用玉裁謂徐廣注史記云離音訓竝與螭同此當云音訓竝與禽同禽其正字也離螭皆其假借字也考工記鄭注贏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嗷虎此皆猛獸之說也齊世家及六韜非龍非彲彲則螭之別字也螭之正訓說文說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廣雅云無角曰螭龍一本作貙龍鄭君注五行傳曰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按此蛇即螭字彲貙蛇皆螭龍別字也猛獸音呂支切螭龍音丑知切

弗御克奔以役西土

今本御作迓此必天寶中衛包所改也衛包見孔訓御爲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作迓說文訝相迎也迓訝之或字也俗閒但知迓訓迎矣古音御訝同在魚虞模部故多假御爲訝如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御迎也大雅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鄭注御當爲訝迎也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殷敬順曰御音訝迎也然則孔必經文作御而訓迎矣正義曰王肅讀御爲禦

匡謬正俗曰牧誓弗御克奔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今本釋文曰迓五嫁反馬本作禦此乃開寶中改竄之釋文非陸氏原書也原書必當云御五嫁反馬本作禦蓋古迎訝用御字彊禦禦侮亦用御字僞孔訓御爲迎鄭君王子雍訓御爲禦馬本直作禦與史記周本紀合經文作御故鄭王與孔訓異若本作迓字則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禁乎匡謬正俗談徐仙民音牧誓之御爲五所反與孔傳不合不知仙民意用馬鄭王義不從孔義也自南朝已來駕御字去聲彊禦禁禦字上聲訝迓字五嫁切如約定俗成矣尚書般庚御續雒誥御衡皆徑改爲迓唐天寶之滅古如此

匡謬正俗曰牧誓篇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按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禦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爲迎徐氏竝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爲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玉裁按仙民據孔傳作音義音不與義協故顏疑之余向謂仙民用馬融鄭康成王肅義作此音非也若爾則當云馬鄭音禦他處可證今音御字訓迎則五駕切訓禦則五所切如字則牛據切古音御字在第五部訓迎亦讀五所切即迓字古音亦五所切也仙民於鵲巢盤庚御訓迎皆音五駕切於牧誓則音禦蓋仙民時今音已別古音猶存故有時兼採古音亦使同音而孔馬鄭王義俱可賅也至唐人而專習今音古文尚書撰異

今音古音之學茫昧治經日以難矣牧必音扶死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子爾躬有戮
周本紀曰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
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
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
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
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
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勖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
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豹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
西土勖哉夫子爾所不勖其于爾身有戮

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
不祗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已上牧誓篇二十四字
比今文尚書也王作任說見前惟作維匡謬正俗所謂古文
皆爲惟字今文尚書變爲維也顏云今文尚書惟作維烏呼
作於戲此實親見漢石經拓本惜其於漢書所傳用與古文
大異者不知據石經證爲今文尚書耳
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前蓋今文尚書如是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洪範第十三　周書春秋左氏傳許氏說文皆以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厤志云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風俗通義皇霸篇尚書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

王乃言曰

乃五行志作迺

烏呼箕子

烏作嗚者誤也

惟天陰騭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注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覆訓陰生訓騭本馬融也）王者助天舉發句絕舉發卽經文騭字之義助天云云謂經下文相協厥居明之以仁義也按陰陽升陟也當是陰覆陟升也之誤騭者陟之假借字故注作陟爾雅釋詁云騭陟也馬融云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應劭五行志注亦云陰覆也騭升也史記宋世家騭作定王肅偽孔傳因之騭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故司馬訓爲定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攸五行志作逌下同逌卽說文鹵字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

說文十二篇土部曰陻塞也从土西聲商書曰鯀陻洪水（按商字大徐譌尙小徐但作書曰）又曰鄠古文陻字按古文陻字从古文西蓋壁中古文如是小篆易鄠爲陻孔安國所讀如是俗作陻天寶今文尚書如是

玉篇土部陻於仁切書曰鯀陻洪水孔安國曰陻塞也玉裁按據此則尙書孔傳本作陻與說文合衞包乃改爲陻開寶中又改釋文

凡讀說文當知其互見之法如斤部曰鄂古文斷周書曰鄂鄂猗此壁中作鄂也土部陻字下曰書曰鯀陻洪水鄠字下曰古文陻此亦壁中作鄠也以秦誓系斷字下以洪範系鄠字下皆無不可

堊漢石經殘碑作伊益堊伊雙聲相假借此今文尚書也洪
作鴻古同音通用

汩陳其五行

汩說文楚詞注尚書序孔傳皆訓治國語注訓通此獨訓亂
猶亂亦訓治也汩漢石經殘碑作曰此今文尚書也五行志
亦作汩然則石經從假借字

洪迺隸釋石經尚書殘碑伊鴻水白陳其五行帝下闕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九疇史記宋微子世家作九等此以訓詁之字代其本字也
漢書宣帝紀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
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此疇訓等之證其實與疇類也無二

說文等齊簡也

洪尚書大傳宋世家作鴻五行志作洪二字通用

彝倫攸斁

說文四篇攴部曰嬖敗也从攴睪聲商書曰彝倫攸嬖玉裁
按作嬖者益壁中本也鄭孔皆訓爲敗則與許合

鯀則殛死

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今從之爾雅
釋言魏志武帝紀注詩菀柳閟宮箋及正義皆可證詳見多
方篇

魏志武帝紀致屆官渡裴注云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
元云屆極也鴻範曰鯀則極死玉裁按此裴引鴻範以證鄭

所云極裴所據者鄭注古文尚書也本篇引文侯之命般庚
君奭二鄭注則所引鴻範當亦鄭本也屆至也極亦至也故
以極訓屆屆極釋言文今本鄭箋作屆殛今本魏志注作殛
死皆非
祭法正義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屆東裔至死不得反
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
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冀子
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
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玉裁按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
帝欲殺之也殛即極字之假借說詳堯典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

敬用五事
漢書五行志曰經曰次二曰羞用五事又經曰羞用五事
藝文志曰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
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　孔光傳光
對曰蝕事曰書曰羞用五事　玉裁按作敬者古文尚書也作羞
者今文尚書也班氏羞訓進今文家說也古文敬字從古文
苟已力反與羞皆從羊　詩小雅小旻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
此古文尚書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此不改字也鄭云農讀爲
釋孔因之訓厚此以假借釋經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从曰十據說文叶叶皆古文協字小顏注云叶讀曰叶小顏不知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其字而妄效之下文言艾讀曰乂則可此但當云叶同協

次五曰建用皇極

孔光傳光對日蝕事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此當云思心淺人刪心字耳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

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羞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注王極或皆爲皇極按漢石經亦作皇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五行志作艾　漢石經亦作艾

次七曰明用稽疑

按說文三篇卜部曰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小徐繫傳曰尚書明用卟疑今文借稽字小徐所引正陸氏所謂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而大徐本因妄增書云卟疑四字若古文四聲韻謂古尚書作乩則益蕪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玉裁按嚮當作鄉經典向背字祇作鄉絕少作嚮者嚮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之俗字此傳云嚮勸義取歸向釋文云許亮切故知其字必本作鄉也釋文

又云一音許兩反者按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
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字作饗此許兩之證五行志經曰次九
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云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
畏懼人用六極應注作饗樂乃安然則志文本同谷傳作饗
也考宣帝紀上帝嘉嚮讀曰饗魏大饗記殘碑文王大嚮之
以嚮代饗凡鄉聲之字古皆相假借然則古文尚書本作鄉
或讀去聲或讀上聲義略相近也

威用六極

宋世家五行志谷永傳威皆作畏古威畏同音通用畏之曰
畏可畏亦曰畏本篇畏高明鄭讀曰威

漢書五行志云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
嗥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箕子
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
範九疇彝倫迺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迺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
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大法九章常事所次八字洪
範九疇彝倫迺敘之訓詁也

一五行

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八政一曰食皇極皇建其

有極三德一曰正直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庶徵曰雨曰暘五
福一曰壽不複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次第之字漢石經
存於趙宋者爲天下王三德相連無六字則一二三四等字
之無可知此皆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有之釋文正義皆
不言馬鄭本異於孔本不得謂僞孔增之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白虎通五行篇尚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曰書云水曰潤下
爰宋世家作曰

白虎通五行篇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志曰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
荀悅孝惠皇帝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
作辛稼穡作甘
漢石經尚書殘碑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闕

二五事一曰貌

釋文曰貌本亦作貌按說文皃者古文也小篆從之貌者籀文也貌者或體也

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論衡言毒篇五行一曰火一曰貌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

五事二曰言

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　今本改云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舉思心于有尤此二證也

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　今刻本無此二字文獻通考有一事失則逆人之心又曰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又曰土又曰脅與思心之咎同耳又曰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曰經曰五曰思心　今本無心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今本無心曰容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釋思心甚明今本乃改云思之不容　容寬也此五證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　今本土無心　土爲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　今本誤作土爲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此七證也孝昭皇帝紀曰思心露亂之應此八證也司馬紹統五行志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此九證也惟今文尚

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而後伏生鴻範五行傳因之各家言五行傳者又因之學者不知有思心往往妄爲刪改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經思下無心者小顏依古文尚書刪之也應劭注曰思思慮按劭當云思心心思慮也此用班語爲注思心古文作思今本應注纔三字淺人刪改之本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古文尚書思曰睿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洪範五行傳曰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雰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此據孔本以正伏本其證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第六十四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今本無心王者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今本無心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道篇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宣王曰善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非也其證三也五行志曰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容此容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

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儻易爲他字則不相貫串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云容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爲嗣古文隔爲擊孟康云祖古文言阻許叔重云粵柝古文言由柝一例其下文蒙睿字云睿通也此識古文異字異義而不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儕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睿謂睿爲一字以傳合古文尚書說文睿在谷部深通川也睿在𥫱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容是容與睿截然二字又改應注睿通也爲容通也移置古文作睿之上強令睿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張注當云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四字刪改之曰睿通達以至於聖纔七字不可讀小顏之誤實因不解古文作睿之古文謂古文尚書直訓爲古字因謂睿與睿同字容爲睿字誤重恍貤繆自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睿者其證五也高誘注戰國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證六也司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睿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叡豈從鄭大傳注與

詩小雅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玉裁按此鄭引古文尚書也故睿不作睿敬不作羞其不依尚書原文者依詩經文爲序也

詩凱風傳曰聖叡也箋云叡作聖正義引鄭尚書注叡通於政事

楚語謂之睿聖武公章注睿明也書曰睿作聖按韋用古文尚書也

周書謚法解曰叡聖也毛詩故訓傳曰聖睿也然則聖睿二字爲轉注許君於叡聖皆云通也此正二字互訓之證蓋渾言則不別析言則聖深於睿鄭注尚書君思睿則臣賢智也以睿聖分屬君臣

說文十篇思容也从心囟聲向時錢幸樀少詹事亦舉爲睿作容之證玉裁按容乃睿之字誤不得因伏董劉班說洪範作思心曰容而謂許同也許此乃訓字非訓尚書也今文尚書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耳不當爲是不完之語假令或云視明也聽聰也須恭也言從也豈成文理乎睿訓深通川也人之思如睿川然思與睿雙聲故以睿訓思此如髮拔也尾微也門閒也戶護也皆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容矣說文之容誤爲容漢書之容誤更爲睿眞是物必有耦至於睿與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容古文作濬說文引睿畎濬小篆叡古文作睿此形異也睿私閏切睿以芮切此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濬深也馬注尚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睿通也此義異也許君曰睿深通川之思如睿川而不期於睿則有雖深而不通者矣故思必期於睿睿者人所同然睿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睿猶睿曰睿也

辛丑之四月自四川引疾歸途謁錢詹事於鍾山書院詹事

言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此可補入尊嗇六
書音均表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主於睿
則恐失之刻深玉裁時無以應也家居數年乃憭然漢人所
徵引尚書見於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
重博士所習也而漢末魏吳古文之學始盛若洪範五行傳
出於伏生則思心曰容容作聖爲今文尚書無疑劉向說苑
引容作聖證容眾之說尤爲顯白憶詹事又言考證果到確
處便觸處無礙如東原莊都門分別水經與酈注得其體例
渙然氷釋余聞其說卽閉門校此書一一與合輒今以玉裁
分別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當亦爲之大快也詹事言容字
義長竊有未安古文睿字畢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

大傳也但今文尚書竝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
觀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尚書容作聖則作容非始伏生也
又如秦始肪於唐山甫刑見於禮記議議竫言早錄於公羊
可證非一庚戌七月識

又按睿睿本非一字集韻去聲十三祭云叡古作睿睿此正
沿小顏漢書之誤

按說五行傳者不同漢末魏吳之時古文尚書盛行於是從
鄭注容當爲睿之說如宋書所載吳華覈云役繇賦重區脅
不叡之罰是也沈約又云晉元帝太興四年郊牛死此區脅
不叡之禍俱以脅與睿反對爲言其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叡
是謂不聖厥咎脅

恭作肅從作乂

乂小旻鄭箋作艾漢五行志作艾古乂艾通用宋世家以故訓字代之作治

王莽傳曰書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行傳也古人倂引或以傳系之經或以緯系之經其字亦作艾

明作晢

晢坊本皆作晢劉氏三吾書傳會選顧氏亭林九經誤字正之

正義曰晢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晢則讀爲哲王裁按說文七篇口部哲昭晰明也从口折聲二篇口部哲知也古知智不分从口折聲十篇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互相假借洪範五行傳作悊而孟堅因之子雝從之作悊訓智此假悊爲晢也漢書內多如此鄭本作晢云君視明則臣照晢皆照古昭照通用與易之明辨晢也同解非讀爲晢也詩小旻正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爲昭晢惠氏定宇集鄭注改爲照悊又正義云晢讀爲悊按正義鄭本作晢則讀爲晢玩則字知讀爲晢非鄭語皆非耳宋元本注疏云行志皆作晢定本作晢則讀爲晢作正義者不暇分別悊晢之不同但以晢與晢則異耳漢書多悊晢不分如五行志云知人則悊刑法志云聖人既明悊之性悊民惟刑皆即晢字也若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作知古者晢訓知因以知代晢如夏本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智知通用

或問說文口部晢字下又出悊字云晢或从心然則晢悊同

字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應之曰心部悤敬也此許君原書也口部悤同哲此必淺人據漢書羼入者也讀書貴識古書之正僞

又按宋世家明作智以智代哲蓋今文尚書作哲字也

聰作謀睿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羞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曰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悤聰作謀容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悤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荀悅孝惠皇帝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木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陽厥咎憂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土爲思思心曰容容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心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

按宋世家思曰睿睿作聖與古文尚書同疑卽孟堅所謂多從安國問用古文說者然史記漢書每遭俗人妄改如五是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來備六字揆其所以益裴駰

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字固無是怪此處集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則正文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氏前已有改之今本未可盡信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藝文志云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論衡譏日篇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

余氏仲林古經解鉤沈按劉頲有功而舛誤不少如晉書八

十三江遒引劉向洪範五行傳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此子政釋伏生傳維時洪祀六沴用咎干下其祀也曰若爾神靈云云也而仲林系之八政三曰祀舉此以見箸書之宜審慎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云鴻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石經本作从厤从止之字又改止爲日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敷宋世家作傳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漢石經尚書殘碑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圖疑有譌人無有下闕

玉裁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而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

離益衛包改作罹今更正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按此罹字開寶閒依衛包所改也古者離訓分亦訓合如詩鴻則離之月離于畢雉離于羅禮記宿離不貸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王褒傳離此患也揚惲傳遭離變故尹宙碑遭離寢疾皆是易曰離麗也此古訓也後人不知此義於離之訓陷者別造一罹字遂用以改經如詩之逢此百離詩釋文罹本又作離力知反此陸氏無識不依離爲定本書之不離于咎皆是造此字者其在支脂不別之後乎漢建寧四年劉脩碑已云少罹艱苦則其時古音已范昧矣離之字古音在歌部轉音在支部聖人以麗訓離麗在支部支歌爲旁近而罹从网惟聲惟在脂部則與歌部相遠陸氏曰離馬力馳反此明馬季長釋爲分離謂不合於極不離於咎也力馳反又來多反在歌部不違古音自孔傳云雖不合于中而不離于咎始訓爲不陷於惡而衞包因改爲罹字此亦如讀詩者改逢此百離爲百罹也作離字則包不免於咎不陷於咎兩解作罹字則偏矣御之爲迓尼

之爲昵庸之爲鏞正同而羅尤爲不合古音之俗字說文削去不收者

又按羅字蓋罹之或體維惟古通用離古音羅故離羅通用而後人區別太多失其古義古音乃罕知羅卽罹矣

困學紀聞云尚書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今本大傳作麗也故大傳作麗宋世家作離一也宋世家與古文尚書同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無虐煢獨

宋世家毋侮鰥寡而畏高明困學紀聞所引尚書大傳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刻女傳楚野辯女引周書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此今文尚書也釋文曰無虐馬本作亾侮此馬本同今文也煢獨二字則馬同古文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上四字今文尚書也下四字詩小雅也毛詩惠作哀

亦畏高明

釋文曰畏如字徐云鄭音威玉裁按此蓋據鄭注以得其音鄭義蓋以古威畏同字威高明謂恐嚇高明以示威與馬孔說異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宋世家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許沖進說文上書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符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國乃其昌王符所引羞作循王鳳喈氏曰未詳玉裁按循羞脩之誤字之誤也脩羞之誤聲之誤也古書脩循互譌者多矣古文尚書邦字今文尚書多作國

漢石經尚書殘碑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

比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勀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弗宋世家作不

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宋徽子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史記用今文尚書鄭注古文尚書好下皆無德字孔本經亦無之而孔傳有之因或增入經文正義云無好今本增德字之人謂性行惡者又云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此謂經文只作無好也又云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又云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德者今本德誤惡疑誤耳此謂孔傳作無好德無德字者誤也唐石經及板本經文有德字皆非　王氏懷祖曰于其無好句絕與下用咎爲韵玉裁按王說是也鄭意似以無好女爲句又按定本傳無德字者是也正義曲爲之說耳

又按正義云故傳以好德言之正別於經文之不言好德也經文古奧多有用注增經者如亦言其有德用注增人字猌不敢有後用注增誅字

無偏無頗

頗唐元宗始改爲陂今更正　唐書經籍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

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眡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竝皆協韵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脫傳受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肯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　玉裁按元宗不知義訛古音本魚何切而改普多切之頗爲彼義切之陂以韵古寄切之義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同古皮聲之字皆在第十七歌戈部也說文頁部頗偏也启部陂阪也一曰沱也沱即池字義各有當易之平陂猶夷險也王逸注離騷引易無平不陂不作陂然易文罔當以作陂爲正史記宋世家呂覽貴公篇皆作無偏無頗元宗於老子則改載營魄抱一之載爲哉以屬上句於禮記則進月令於曲禮之前於史記則升老子於伯夷之上於洪範擅改舊

文而尚書全經因之離厄至今益千古不學而無忌憚之尤者　尚書釋文陂音祕舊本此李昉陳鄂等語也陸原本但大書頗字注云普多反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按舊本謂釋文與下文側頗僻音義同既依衛包改之仍存其舊使後可攷全書竄易處儻皆依此例亦未爲不善也　匡謬正俗卷六引書無偏無陂按師古在唐初此書頗揚庭上於永徽二年不應已作陂字此開元十四年後淺人所改也文選卷二十三注引尚書無偏無陂亦同此　玉篇偏字下引書無偏無頗此開元十四年以前不作陂也

又按改頗字一詔當依冊府元龜卷四十繫之天寶四載益衛包於三載奉詔改古文而有此特詔也新唐書恐未信

胡學紀聞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又按玉海以詔系之開元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本唐會要商部新書曰天寶四年改無頗爲無陂

遵王之義

匡謬正俗卷六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詖

元宗一詔見於佩觿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皆作遵王之詖唐時尚書義多作詖釋文呂刑文矣之命僞太甲可證宅詖古音同魚何切與頗無不叶也

又按匡謬正俗引書無偏無陂遵王之詖詩或出入諷議或庸事不爲以證詖議皆有宏音顏所說者今音非古音也似

顏所據尚書作陂音彼爲切李善所據同元宗未見此本自
矜勝解也

封氏聞見記曰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
之天下年代既久傳寫不同開元已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
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爲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
不合上司務於收奬卽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古文悉爲今
文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
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
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又頒字樣於天下俾爲
永制由是省司停納習本玉裁按此條寔爲校經之大節目
而雅雨堂刊本無之蔣春農鮑以文所藏本皆有太宗詔師

古刊定頒之天下者卽正義所謂定本也定本未必盡善故
或各守習本試舉人納之省司於此見唐時善本尚多至天
寶十年後詔儒官校定經本至於停納習本而善本俱廢矣
師古引無偏無陂先乎天寶引放勳乃徂合乎叔重學者於
此等勿忽焉可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妤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妤
玉裁按廣韵曰妤姓也亦作好玉篇亦云好古文好字
曰娃姓也亦作妤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姚俊嬿嫣婉妤提注
妤氏見說文伯厚又曰好氏見纂文古好妤通用豈其一姓
與引商書無有作妤者卽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古音

好讀如杇敗丑聲古音蓋讀如鈕或如杇皆狂尤幽部是以假敗爲好惠氏定宇曰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其說非也蓋孔壁古文如是許君引書如尚狂狂假狂作桓也如布重莫席假莫作蔑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旨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知此恉乃訓敗云愛而不釋也惑其說者謂說文姓當作性凡人之性每多所敗竟总說文上文嬴捂以姓字而姜姬姞嬴姚嫪嬀妘姚敗娸十一字皆爲人姓氏立文之體例固不可誣平今說文呼到切此非古音乃傳合尚書文而爲此音也壁中本作敗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好字許君存其舊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書作某也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故江記梓人注或有也小雅天保箋或之言有也鄭康成論語注或之言有也見尚書疏張揖廣雅釋詁或有也尚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僞孔傳皆云或有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無有作毋或高誘注云或有也韓非子引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亦以或爲有淮南本經訓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高注或有也說林訓人之從事或時相似高注或有也許云或域同字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毛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毛氏霝臺傳曰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古九有亦作九圃而有古音讀如以或即域字即有之人聲同狂之咱職德部彼此轉注有與或皆從溥泛

中區畫之詞也如春秋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與或叫于大廟是一例

荀卿修身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天論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春秋左氏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漢書車千秋傳上報平秋等曰書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王莽傳上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呂氏春秋貴公篇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史記張釋之馮唐例傳大史公引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辨平作便作辨如毒典平章平秩五帝本紀作便章便程鄒誕生本作辨章

尚書大傳作辨程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石經尚書殘碑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

皇宋世家作王集解引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

陳其言下文凡厥庶民極之斂言馬融曰亦盡極斂陳其言於上也按此以王極之斂言庶民極之斂言對文視孔傳爲長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王句絕君出政之號也今文尚書皇極字本皆作王訓君雖鄭注云或皆訓君前後漢書五行志皆曰皇君也然作皇亦爲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句法一例也馬本蓋此亦作皇而訓爲王者

敷宋世家作傅下同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彝宋世家作夷

下訓字宋世家作順上訓教訓也故如字下訓順也故易爲順馬注正如是

凡厥庶民極之斂言是訓是行

此訓亦順也故宋世家亦作順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周傳曰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云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無以字

白虎通爵篇云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漢石經尚書殘碑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德上無六此今文尚書也

三曰柔克

後漢書鄭興傳宣帝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注引尚書
洪範曰高明柔剋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變作內玉裁按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
尚書作內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傳文五年甯嬴曰商書曰杜注今謂之周書沈漸剛克高明
柔克正義引尚書作沈漸依左氏正文不分別玉裁按宋世家亦作漸
漢書谷永傳曰總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葢今文尚書作
漸與左氏合
漢書敘傳云孝元冀翼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王嘉傅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
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
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　張衡傳衡上疏陳事
引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戰國
策齊策高氏注引書曰无有作威作福　玉裁按已上五條
皆先威後福葢今文尚書如是若古文尚書則先福後威公
羊疏引鄭注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是也惟漢書武五子

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臣不作威此先福後威而師古注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似唐初所據古文尚書亦有先威後福者而策文引今文尚書乃纂梧之言不嫌或異

其字漢人三引皆無此今文尚書也

漢石經尚書殘碑家而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下闕凶上有而字此今文尚書也

僻王嘉傳漢石經皆作辟

忒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惡也王裁按嘉釋書曰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言一意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僭差

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假慝爲忒顏注非也但顏注自本馬季長馬云忒惡也此又謂假忒爲慝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

孔本作霽裴駰引尚書鄭注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周禮大卜正義引鄭注云曰濟者兆之光明此有譌字如雨止此鄭本作濟之證爾雅曰濟謂之霽濟者雨止也古凡止皆云濟如濟物論麗風濟則衆竅爲虛向注濟止也時則訓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高注濟止也此經上言曰雨下言曰濟故鄭知爲雨止周禮釋文濟節細反又才禮反集韵十一薺曰濟荏禮切洪範曰雨曰霽或作濟羣經音辨曰濟才禮切書曰雨曰濟鄭康成讀此皆據周禮釋文而言才禮之音

乃陸氏云爾何以系之鄭康成讀也後人著書之不求其是類如是矣所以知孔本作霽非衞包改者正義蒙驛字作雰圜而霽不作濟且引說文霽雨止也則知作正義時字本作霽其引鄭元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此順孔經改爲霽耳今依鄭作濟

宋世家曰雨曰濟則今文尚書同

曰圜

各本尚書曰驛在曰蒙之下今移曰圜在曰雰之上依周官大卜注史記集解引尚書鄭注尚書正義引王鄭注皆先圜後雰也宋世家曰滌在曰霧之上則今文尚書次第正同

圜衞包改爲驛經典釋文大書圜字開寶中李昉陳鄂周惟

簡包蒙轟改作驛今更正

天寶以前作圜其證有八正義云曰圜兆氣落驛不連屬也又云圜卽驛也說一又云王肅云圜霍驛消滅如雲陰鄭元以圜爲明言色澤光明也證二詩齊風正義曰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圜證三史記集解云尚書作圜又引鄭元曰圜色澤而光明也證四史記索隱云涕尚書作圜（震澤王氏本誤爲驛）證五詩齊風箋古文尚書弟爲圜證六周禮大卜注曰圜證七說文口部商書曰曰圜證八

說文六篇口部曰圜回行也从口睪聲商書曰曰圜圜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王裁按商書曰爲句曰圜爲句卽今洪範曰驛也圜者爲句升雲半有半無爲句所以釋曰圜也周

官經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霽曰圛正與許氏所引同張參五經文字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廣韵引說文商書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皆不誤俗本玉篇引說文商書曰圛圛升雲者半有半無妄移者字於雲字下而後人刪說文者字以爲逸書有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二句丁氏度周氏伯琦朱氏彝尊閻氏若璩皆習焉不察矣今說文各本商謨尚少一曰字無者字誤也錢氏曉徵曰王伯厚已知圛升雲以下爲注釋語見困學紀聞卷二又按說文回行也是圛字本義我升雲半有半無是釋尚書圛字之義鄭箋詩云圛明也注書云色澤而光明此爲一說王肅云霍驛消滅如雲陰許云五月雲半有半無僞孔云氣落驛不連屬此三家爲一說升雲半有半無卽不連屬霍驛消滅之意謂竈兆如是也郭氏注尒正屬者嶧云言駱驛相連屬僞孔則云落驛不連屬古者我之相反而相成者也

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注云開元潤州別駕按小司馬時衛包尚書尚未行故注宋世家云涕尚書作圛至大麻開張參五經文字其時衛包書盛行舊本盡廢故口部圛字下云見周禮注不云見尚書序例所謂唯今文尚書衛包所改也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也

詩齊風齊子豈弟鄭箋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釋文本作豈豈弟正義本作愷悌正義曰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

五曰圜注云圜者色澤光明益古文作悌今文作圜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圜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圜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圜圜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閺明謂侵明而行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圜更無悌字義並得通玉裁按正義誤也此字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圜今文尚書者史記宋世家所載曰涕是也古文尚書者馬鄭王及僞孔傳本皆作曰圜是也鄭箋詩云古文尚書涕爲圜者謂今文尚書之涕古文尚書作圜則尚書涕圜可讀爲圜以是證之則毛詩弟與涕同聲弟亦可讀爲圜而豈弟可訓閺明也韋昭注漢書楊雄傳指隔鴟球云古文隔爲擊正謂今文作隔古文作擊注王莽傳爰讓于德不台云古文台爲嗣正謂今文作台古文作嗣鄭注儀禮每云今文某爲某古文某爲某其云今文某爲某者上某系古文其云古文某爲某者上某系今文文法皆與此箋相等詩箋轉寫既久涕譌作悌字悌爲圜之上妄增以字夫以某爲某此六書假借之法莫詳於說文如云亏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正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又以爲足字臭古文以爲澤字敱周書以爲討字屮古文以爲艸字旻古文以爲賢字是也如正義所云賈逵定涕爲圜圜則鄭箋當云涕讀爲圜如漢儒注經易字之例音近者云某讀爲某音殊者云某當爲某不得云以涕爲圜也此以某爲某之云在漢人爲假借之法若言以某字代某字也在唐宋人爲指摘繆戾若言將某字誤作某字也讀法各異若用唐宋人例例之則爲將涕字誤作圜字更不倫矣且今文尚書作

漯古文尚書作圛皆有證佐不得反易之孔衞賈馬鄭諸君皆貴古文賤今文未有易古文從今文者卽間有今文挍長用今文詮古文者亦斷不易古文之字如馬注堯典云道德純備謂之思此用今文塞字之義要不易古文之思字也古文果是漯字賈必不敢改爲圛字且後漢書達傳云達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之據此則達之三卷亦如後儒作攷異云尒未嘗予奪其閒或從古或從今也且集之者以古形今之短非以今正古之失也詩正義肌說貽誤後學總由昧於鄭箋文義耳

又按鄭箋欲改豈弟爲圛圛與發夕相儷而不知圛與濟爾不亦韵尚書之一作漯一作圛此今古文絶殊非關聲誤者不盡引以說詩

鄭注緇衣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按周田觀者緇衣所引周書也割申勸者古文尚書也句法與古文漯爲圛正同

賈氏所據三卷唐初已不存詩正義臆爲之說故舛誤若此

史記曰漯徐廣曰一作曰洩按弟夷相似古多亂說文鶂胡或作鵝

曰雰

玉裁按雰从雨矛聲故徐邈音亾鉤反釋文原本亦大書雰字而兼引徐氏反語若作蒙則但當武工一反而亾鉤無傳

著処此天寶時衞包改雰作蒙既誤於前開寶中李昉陳鄂
改釋文之雰作蒙復誤於後也經文作曰雰僞孔傳云雰蒙
句陰闇也衞包乃以蒙改雰下文經文作曰圖傳云圖氣落
驛不連屬也衞包乃以驛改圖此其謬誤何如哉正義曰曰
雰兆氣蒙闇也此釋經文又曰雰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从一則誤此釋傳文此作正義時經文
蒙是闇義故以雰爲兆蒙是陰闇也
作雰不作蒙甚顯白凡衞包所改竄本字如牧誓之御梓材
之敷猶存於正義中者舉視此又引王肅云雰天氣下地不
應闇冥也鄭云雰者氣脫不字澤鬱鬱冥冥也史記集解引鄭
云卜五占用謂雨濟圖霧克也霧者氣不釋鬱鬱冥冥也可
證鄭王本皆作雰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荀非命世孰掃雰雰李善注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雰陰氣今本作闇也此唐初本作雰之明證也
周禮大卜注引書作蝡劉昌宗莫溝反沈重音謀曰爾雅音
義曰雰亾公亾疾二反凡矛聲孜聲之字亾疾其本音亾公
其轉音也雰蝡皆矛聲故亦借蝡周禮引鄭注作气不澤鬱
冥也尚書引鄭注作氣澤鬱鬱冥冥也史記集解引鄭注作
氣不釋鬱冥也二文各異澤字是釋字非也圜訓色澤雰訓
氣不澤反對之言
又按集韵五十二候蝡莫候切洪範曰蝡曰剋劉昌宗讀然
則今本周禮音義云劉莫溝反莫溝乃莫構之誤（俞仁仲周禮作莫溝）
又按汗簡古文四聲韵皆曰鈔古文蒙出古尚書此因周禮

注引尚書作日蝨而傳會之非眞見古文尚書如此也其字作𧉧尤不可解攷古文四聲韻又出楷書蟲字卽𧉧字也作此古文者謂从蟲而以乙象此蟲形耳史記宋世家作日霧霧卽霧之俗霧與雾一字霧亦可音蒙詩小雅務與戎韻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徐廣注史記曰霧一作被錢氏曉徵曰被當是霧之譌與敷淺原之淺爲滅皆傳寫之誤

又按集韻平聲十九侯雾霧霿蒙三形一字迷浮切此合未改釋文已改釋文爲詞也雾亦音蒙蒙不亦音矛

曰克

克大卜注作尅尅者剋之譌也剋古祇作克

周禮大卜注曰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蒙曰尅

曰貞

說文三篇卜部曰貞卜問也从卜貝（卽絕）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玉裁按一曰鼎省聲謂貝乃鼎省非貝字也七篇鼎从貞省聲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小徐本如是大徐本脫）此當作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以貝爲鼎如京房說貞字鼎聲是也以鼎爲貝如剽籀文則字鼏籀文貞字（今本說文誤鼏籀文妉字）是也郭氏佩觿言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則所見說文已是譌本貞从貝者古文也

曰悔

說文三篇卜部曰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今本脫曰）

字 曰貞曰弗玉裁按此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祇作悔字左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亦祇作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鄭於用字句絕二字下屬卜五占用謂雨濟圛雰克也今正義改爲霽蒙驛此依史記集解二衍忒謂貞悔也宋世家亦云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集解引鄭注亦作占之用忒宋世家作貢古多假借貢爲忒說文五篇左部曰差貢也差貢不相值也今本譌脫此經正文作忒無由知鄭本作貢也尙書後案欲據史記集解更定不知集解自依史記正文爲之雰霧忒貢可通之字不爲分別耳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傳成六年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白虎通蓍龜篇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公羊春秋桓二年注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汲古閣本士喪禮疏三人占則從二人之吉吉蓋誤字耳惠氏據之非也

女則有大疑

白虎通蓍龜篇尙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周禮卿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于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

民　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書曰謀及庶人當作民　玉裁按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作正義者乃曲爲之說　漢石經尚書殘碑乃心謀及卿闕謀及庶民下闕此今文尚書作民之證也

謀及卜筮

漢書藝文志云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王逸注招魂云尚書曰決之蓍龜玉裁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縢鴻範等篇今不可考矣　又按此用尚書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李氏惇字成裕高郵人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韵馬云逢大也是也

宋世家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多兩而字此今文尚書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

祭義殷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之證也尚書大傳宋世家漢紀論衡皆作暘五行志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曰燠

宋世家五行志王莽傳何休公羊注皆作奧古字也詩唐風安且奧兮堯典厥民奧馬云煖也

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今本後漢書淺人妄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大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

改是爲者各以其序庶草蕃廡是與氏古字通耳九經古義曰覲禮曰大史是布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爲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

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韙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也

玉裁按此二條可據以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時是也是五者今文約結之云五是惠氏定宇說氏者是之假借韙者是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爲曰時五者四字因學紀聞云五者來備當云曰時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益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是尚不改

後漢書律厤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云三階呂平黃龍呂至荊奸呂錯五是呂備玉裁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

書攷異云閻本作五者後人據今本尚書昜之也
日本山井氏考文云足利古本者下有是字按此蓋或據史
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下致不可
通
各以其敘
敘宋世家作序
庶草蕃廡
蕃說文六篇引作蘩宋世家同蘩者蕃之假借字也
說文六篇林部曰蘩豐也从林毋或說規模字从大冊數之
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冊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蘩無玉裁按
爽或說規模字者小徐曰或說爽爲規模之模字也冊數之

積也者廣韵廿六緝冊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以
爲四十字玉篇佩觿集韵皆云冊四十也攷說文有廿字冊
字而無冊字惟見於此蓋卽廣韵所本與漢石經論語殘碑
子曰年冊見惡焉其終也已以冊爲四十字冊从二廿其字
亦古文省冊爲四十并猶廿爲二十并冊爲三十并也爽冊
二字不列大書而傳識於說解中蓋說文一書未嘗自謂舉
天下古今之字而一無遺漏也冊與庶同意此當云蘩與庶同
意謂庶以光皃眾盛蘩以林皃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
一也爾雅釋故曰苞蘇蕪茂豐也郭注苞叢蘇蕪皆豐盛釋文
曰蕪古本作蘩按許說本爾雅爾雅古本作蘩是也隸變蘩
作無吕爲有無字遂改爾雅之無茂从艸作荒蕪字鴻範之

蕃無从广作廟廡字皆非本字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
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則假廡爲無不獨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中蕃滋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宋世家作凶本篇中他無字皆作毋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五行志乂作艾暘作陽宋世家王本上文作曰陽此作暘不書
一疑本皆作陽也
曰晢時燠若
晢尚書俗本誤哲五行志作悊宋世家作知上文明作智不
畫一智亦當是知字也
曰謀時寒若
王莽傳時雨時奧時陽時寒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宋世家恆作常故訓字也非獨避諱
曰僭恆暘若曰舒恆燠若
論衡言毒篇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
舒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鄭云舉遲也王云舒惰也見正義
台之尚書大傳作荼宋世家五行志漢紀何休公羊注論衡
作舒荼亦舒字也是今文尚書皆作舒舒與急爲反對之言
此經當從鄭王本僞孔作豫訓逸豫義稍隔徐仙民曰豫又
音舒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恆燠若釋文燠本又作奧煖也
羣經音辨本之曰奧於六切書舒常奧若何休讀
今本作燠玉裁按羣經音辨恆作常者避宋諱也
曰急恆寒若
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釋文燠本又作奧煖也
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温順之又云旦雨氣温旦
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
荀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
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玉裁按今本漢紀依尚書作豫此
淺人為之不見其上文明云急急恐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
急
曰雾恆風若

此雾字舊亦作蒙今更正攷孔傳云君行蒙晻猶稽疑之以
家閒釋雾也鄭注蒙見冒亂也王肅注蒙瞽蒙雨注首蒙字
恐亦皆衞包以後改之耳尚書音大傳注
亦以冒釋雾宋世家稽疑作霧此
亦作霧五行志引經霧恆風若引傳厥咎霧而尚書大傳今
本厥咎雾霧霧音義皆同若
不異也宋書隨書作厥咎眚眚亦霧字尚書大傳思心之不
容厥咎雾王之不極厥咎眚鄭注眚與思心之咎同耳是以
眚雾為一字也服虔曰霧音人備眚備音構又音寇霧眚皆
莫豆反備霧班志作區霧荀卿書云備今本誤从犭猶眚儒雾矛
聲本音忩鉤反與蒙雙聲非曼韵也
爾雅釋言曰茅昧之明也昧之明猶云暗中

之明茅與霧同以明訓霧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左氏傳軍行前茅慮無前茅者在前蒙冒也以戒不虞故曰慮無

晉書五行志引經引傳同漢志而引經思心作思容作睿陽作暘奧作燠舒作豫似皆依孔本尚書改竄霧作霧則可證

唐初孔本尚不作蒙恒風若不則亦改爲蒙矣今本晉書霧是霧之誤房玄齡等以漢志作霧孔本尚書作霧不相遠也故仍漢志

曰王省惟歲

省宋世家作眚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

文選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詩王明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曰尚書畯民用康乃章康字之誤畯與俊同玉裁按釋文於大甲上說命下皆曰俊本亦作畯是則古文尚書凡俊字多作畯者

宋世家作畯下司

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

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一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也

五行志曰洪範曰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後漢書律厤志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

荀悅前漢高后紀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葢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論衡說日篇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明雩篇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荀悅漢高后紀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

申論天壽篇云書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漢書李尋傳制詔丞相御史葢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周禮大宰注五福一曰壽六極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史記宋微子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徐廣曰一作釋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徐廣曰一作汨曰涕曰被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貳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
陽王氏本前作陽後作暘曰奧曰寒曰風五星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
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
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哲徵曰狂常雨若曰
僭常暘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曰王眚維歲
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
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
民用昏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
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於旦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
臣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